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十六

上啟

干求上國撫啟

孫明復

房推如晦遂同天策之登瀛。叟薦懷英終藉虞淵之
取日慶希潤千齡之遇借吹嘘一字之褒刮垢磨光。
硎發豐城之劍漂身浴德雲從陶澤之梭無煩貢禹
之彈冠已荷孔融之薦鶻故蕭夫子獎能太重而荀
令君進德不休謂天下未嘗無賢苟有用我者儻君子
子不得進仕吾何以觀之要如崔相之擬官若無長
平之奉法俾士有報恩之篤而賢無在野之遺恭惟

某官通德家聲廣文才譽題衡忠義差肩從古之英
猷推轂賢才繼踵當時之盛烈德聳瑤林之秀量澄
玉海之清邁曠遠之高標蘊森嚴之直氣才兼文武
端如萬里之長城身佩安危遂寢四郊之多壘既躋
民於仁壽遂用鼓於邊庭履正奉公廓變西南之俗
輕徭薄賦惠康參井之墟洗塵^虐政之煩苛成大功於
旦暮伫膺芝檢迅陟槐庭如山如河屏翰聖人之德
作舟作礪甄陶天下之民伏念某黃卷腐儒青氈衰
緒棄繻憤悱朝昏太學之蓋鹽映雪飄零厭飲古人
之糟粕巔岑寄厯落之可笑險阻艱難之備嘗轉喉多

觸諱之聲炎手無可熱之勢幸託^雲天之庇敢辭關
柝之卑恪修春蚓之書仰瀆右貂之重淮南雞犬傾
心五色之丹冀北駕駘妄意千金之市

上安撫丞相啟

林豈塵

十室之邑可為之宰徒愧未能數仞之牆不得其門
願希與進矧素被陶鎔之賜茲復依節制之尊頂踵
知歸腹心敢布竊惟莆陽衣冠之藪乃吾宰相錦繡
之鄉介古今二泉之間為東南八郡之最鼎分三縣
桑梓必致其恭琴鳴一堂桃李孰為之主瞻游泮之
下邑本興國之故城地僻而俗自安民淳而情易曉

賦輸可辨牒訟甚稀黃紬而聽放衙前輩之留題尚在青衫而怕奔走後人之游宦未知某任為乎貧窮付之命喜有季路負米之養追悟毛生捧檄之懷以粟邑易治於頻陽願為之小而彭澤幸隣於栗里尤便其私自有恩家特為道地茲蓋伏遇某官名滿宇宙德格天淵以儒者之道為最高於天下之事不足辦申伯之宅南國因是謝人以作庸安石之居東山當為蒼生而復起百官之富常係乎進退一介之賤何憚於馳驅某敢不敬服常歲班揚明令雖於簿領米鹽未能免俗豈以人民社稷何必讀書匪鞅掌

以告勞將綢繆而結繢即墨無左右之譽烏敢望齊國萬家之封武城聞絃歌之聲按得有夫子前言之

戲

上安撫啟

趙寶文

四岳崇高念瞻巖而莫遂一官冗散望賜履以來歸名奔走於輶軒實造參於幕府載循未路足厭平生恭惟某官道應泰亨體包坤厚問萬事而必理國有元龜貫四時而不凋人知喬木會精神於同德持富貴於達尊聽履上星辰內聳漢庭之議望風解印綏外揚冀部之威方聖治之計安宜公歸之圖任豈

繫霖雨猶間甘棠化秀民於諸生雖有資於常袞舉
明主於三代終無易於王陽倚聽絲綸卽登廊廟某
少疎翰墨長困塵埃想前輩之風流自憐俗狀誦名
臣之勲業殆若神人茲懲傷錦之羞妄作畫墁之討
敢期際遇獲在按臨人有一天倍覺帡幪之厚河潤
九里坐期枯槁之蘇次紀且窮教條方暇願導和於
六氣以來祉於百神

上安撫內翰端明啟

趙承之

振雷奮地蟻在屈以咸伸明月麗天蟲處霄而畢見
物因時動人豈願違苟上比之得宜孰退藏而自晦

是以三千周士慕赤鳥以鳬趨五尺鄰童瞻衆環而
蟻附況乃時逢旦暮迹倚門牆一瓢之樂易甘依歸
是幸百世之師難遇親炙為榮切陳欵欵之愚仰丐
循循之誘願賜觀而隱凡辱與進以趨隅卑疵而前
隕越乎下恭惟判府安撫端明侍讀炳靈江漢蘊氣
風雲傳孟子之大鷗亞仲尼之將聖鴻文參乎造化
高誼薄於穹昊鳳凰景星人世爭覩太山北斗學者
具瞻董相有王佐之才賈傳通國體之論契牛干之
昌運飛第一之英聲諸公特愧於登先當亡深嗟於
見晚蘭薰雪白更險阻以備嘗玉振金聲厯燥寒而

不變天昭乃聖時佑斯文首延魁壘之儒密掌凝嚴之任
階翻紅藥鳳游西掖之池花對紫薇蓮引北門之燭
視昭回而潤草代深厚以敷言帝制坦明約六經之
旨趣商盤詰屬同三代之文章俄建屏以班條旋賜
環而掌禮邦咨大典朝講上儀脫簡缺書宗祝醉心
而靡對奧篇隱帙博士卷舌而未言率斟酌於蕭規
盡發揮於孔思元元本本而殫見推文士於筆端隱
隱竑竑而愈盈挫田君於稷下經素優於聖域名益
重於朝廷可謂社稷之臣自然公輔之望方且奮熙
帝載欽亮天工遠茂豐世之規高厲無前之績然而

嚴助勞侍從之事上俾均休長倩有論議之餘后思
厯試遽持將鉞出殿候藩虎分元帥之符玉揭中山
之節氣增營柳威震關榆旅矢形弓喧赫行枚之令
輕裘緩帶雍容俎豆之風制必勝於兩楹折遐衝於
千里塵清玉帳畫婉婉以維新訟息鈴齋政優優而
茲始沛然韜略本以詩書賢於長城廟算詎憂於北
顧隱若敵國虜邊情彌謹於南賓化安俟於朞年治且
成於五月立錫韓侯之覲遂遄樊仲之歸洪惟稽古
之朝方切隆儒之效虛己以問政事攝袂而揖王公
矧素簡於上心每注安於天下選而舉衆莫如華野

播芳錄

之賢用以作霖當起傅巖之佐大開黃閣宏庇蒼生
遂使膏澤所漸何必成康之俗和羹均飫皆為堯舜
之民固盛德之優為實輿情之疎望而復揭縉紳之
領袖執翰墨之銓衡務獎鑒於人倫喜進褒於弟子
鑽皮生其毛羽出吻定於雌黃有味其言一字踰於
華袞倍增其價東鄰侔於西山善每見於若驚光可
容而必照竹頭木屑並游斤斧之場馬勃鼓皮皆入
刀圭之錄人爭御李士樂依劉釋躋離蔬競辭於白
屋攀鱗附翼爭麗於青雲言者引以為名譽之不容
於口荊州之書一紙榮比封君淮南之字百金富同

巨室歌必彈於馮鉞穎盡脫於毛錐顧微炙轢之談
猥奏擊^擊轢之曲伏念某冀椎夙鈍魏瓠徒咷類朱穆
以顛愚比仲由而畔諺無少成之美取譽於屈奇有
困學之頑見嗤於扞格徒以世修良治家謹青氈握
素披黃嘗接先生之論懷鉛提槧屢陪長者之行輒
慕樞衣強為佔畢史三冬而詎足學九年而未成冠
枝木之冠造語言而已妄無巖士之行長貧賤以堪
羞會延世以疏恩遽濫巾而入仕彼其已慚於鶴翼
悖兮仍愧於童鶻思九仞以求泉遂千駕以追驥剽
稗官之談說豈造精微竊裘氏之呻吟僅存糟粕動

速握梧之謫居迷刻楮之勞綴爾雅之蟲魚定非磊落帽枚臯之賦頌頗類俳優中欲罷以未能少既作而難悔妄因子墨之客預觀王國之賓人各負於千能霸敢期於一戰初疑地履莫造於天冠終笑狐裘亦容於羔袖俛從吏選猥玷民曹制憲錦未工懼貽夫官謗採蘭可樂期徇於私恩亟投牒以言歸聊編蒲而自遂善哉流水愧無取聽之音仰止高山雅有慕賢之志時乘幸會天契初心舊矣海濱第勤竊休蛩然跔徑忽慰逃虛敢圖旅瑣之卑乃遘蒙亨之利雲霓在望蠡趯趯以馳誠弩矢方前旌搖搖而結念恭

展拜塵之敬遽干開府之威伏望某官樂育均私言提示訓大有容於海納小不距於蓬撞如是則闕黨鄙夫亦叩端而蒙惠邳圮孺子雖跪履以何勞恩儻賜於談間報敢輕於門下卑情無任瞻望激切知歸之至

上漕使啟

劉元受

陽春所至枯枿生輝時雨既施夏畦動色輒伸萬一圃避再三恭惟某官學識天人智周事物攬轡起澄清之志賦政得將明之才月朗秋江舊著羊城之治績雷轟春陸旋騰熊楚之威聲見地上之流錢寶

湟中之積穀咸色繡衣之貴即膺華袞之褒入侍清光大據素蘊歛為僚屬所共依歸某也斥鶴卑樓蠹魚未學肥頭厚面無奇相之可憑小黠大癡有窮鬼之未送蹭蹬場屋淟涊塵埃知其無可奈何襟期耿耿斯亦不足畏已歲月駸駸投老一官從仕千里青燈照夜如舊學校之虩鹽素髮驚春作老諸侯之賓客強顏幕府竊庇星臺雖愧楊儀之之賢造謀立事而慕鮑^暴公子之美承顏接辭顧未速于簡書獲尚靡于廩祿然^以而迹若寒^益之難播材如溝斷之易捐誰復吹噓肯施文采乃冒自媒之恥冀垂借盼之私雖

投韓愈之三書未蒙季布之一諾重念機不可失時
勿再來儻近依尺五之天見望望然若將浼則別丐
斗升之水尤戛戛乎其甚難用陳危懲之辭重瀆至
公之聽伏願恕其狂易照乃精誠容蒼蠅附驥之情
納黃鳥止阿之念少回光於隣壁一援手於江濱剖
心析肝或蒙恩於此日絕筋折骨誓圖報於他時

上漕使啟

熊子復

分曹下邑愧蔑補於毫釐受察外臺諒靡逃於藻鑪雖木乏光容之助而金忘自躍之羞敢布腹心冀溷牙頰竊以夜光明月或形按劍之疑流水高山未免

絕絃之歎蓋平時之寡合亦知己之難逢矧是孤踪
方居冗職雖勉而從事久自達於高明然默以忘言
亦孰憐於疎逖伏念某寒鄉賤子晚輩孤生耕道獵
德而僅有初心種學績文而幾無餘力薦偕秋計偶
第春庭自得効於微官亦既書於初考雖塵埃捶楚
備嘗奔走之勞而燈火簡編敢廢平生之業然最處
於寮底故莫追於雋遊宣力乘田但省牛羊之茁壯
庇身華屋幸亡風雨之震凌此蓋恭遇運使郎中蘊
藉醞深規摹閼達郎闡分贊百職替鹵簿之上儀使節提
封領漕輸之外計公持鑑威喜援陸沈曾是凡庸冀

蒙收拾泰階十舍固殊近水之樓臺華袞一章庶獲
中流之維楫

上漕使啟

林豈塵

解綬而歸去來未能矯俗上書而自為達無所取材
何門可登捷徑安在恭維某官道得六學文成一
家自姬迄孔顏孟授受之實無難其傳由佛與聃莊
楊誕漫之言不干于思功名許以自致丈夫用力於
當世之所為體貌至於有加執事待士之以禮者如
此惟相馬不失之瘦而好龍必致其真故權衡之下
盡出於公雖履之間亦得其任某為貧而仕涉世

則疎僅若落陽山以尹龜猿焉能治都昌化豺虎游
宦非侶豈無羨王喬雙鳧之飛立朝可觀又安得平
原一鷁之薦草木幸憐其臭味桃李猶望於栽培媿
丈人厚知丈人真試垂靜聽以國士遇當國士報敢
負此生

上漕使啟

李實之

遊公卿之門欲曳裾而難進寧山水之縣嗟製錦以
何工姓名願借於齒牙書牘敢呈於面目試垂靜聽
輒請自陳古者重民牧之官史氏立循吏之號自司
馬以來郡守獨列之傳由東都而下縣令始為之書

有神算能以摘姦王稚子著漂湯之迹召高年坐而
問政何易於藹益昌之名專筆削者既極其褒稱主
銅墨者當勤於撫字苟或繆三年之政何以垂萬世
之規某處世命窮涉吏日淺攬猿猱而望巧捷敢謂
其難求朝歌之功致膚麌以豐庖厨其何以庶幾都昌
之化乃若責事功於掣肘之際文欲全道義於折腰
之間雖通才猶病其難豈綿力可施于用儻非受君
子之教終未免俗吏之歸為地者誰自天而幸茲蓋
伏遇某官養以直而剛太尊所聞而高明排異端
以示吾道之主張立片言以為斯文之警策方天祿

石渠之命夫講論稽合何蘭臺金馬而厭乎遁宿迭居攬轡遂行示澄清於天下給餉不絕若轉漕乎關中賜環已趣其治裝推轂未忘於引類某政慚有畔仕困無津敢求轡策之寬庶適絃歌之樂裹章服而拜揖願盡事上官之儀負弩矢以先驅將請導中郎之傳

上提刑啟

吳子昭

某聞進不隱賢卓矣名卿之大節伸於知己隣哉下士之良圖在昔推轂之鄭莊若時掃門之魏勃顧登明選公而有得宜陳力就列以無慚筆下風雲曾染

荊州之一紙胸中金石要彈吏部之三書苟懿躅之可尋庶懦衷之獲奮恭惟某官才高不器學博有源膠漆並堅篤行蚤追于漢史芝蘭特秀英標方聳于謝庭用之則行發而皆中夙蘊鳳池之遠業聊參龍閣之近班開闔邦財政亟成於江右簡孚民聽功載茂於淮西九域均蔭於甘棠庶獄靡寃於叢棘名動凝旒之十二律閑中典之三千惟臣事君以忠蓋思報國念后非賢不軼必在得人樂與其僚共由斯道彰善瘅惡而清儲水鑑去彼取此而明示月評公叔同升大夫僕我之懷矣臧文不立柳下惠夫何為

哉肆令爛額焦頭紛欲攀鱗附翼伏念某幼知好古
長昧趨時百年東國之衣冠浪叨父任一命南州之
簿領懼辱君恩鸞栖再閱於春風鶚表獨稽於秋日
雖竊祿以無過為幸然致身於有力不能屬弭節於
烟郊偶承顏於星采莞爾而笑嘗揮己諾之金斐然
成章更效敢鳴之雁孰為求而不得茲誠時然後言
重賴霜呼輕回玉唾黼黻溝中之斷宮商釀下之餘
偏親是以解憂羣目從而改觀則一心江海永懷浩
浩之深仁而四體岱嵩終佩巍巍之厚德

上提刑啟

長傍書名誤玷掌銜之選遠方隨牒第觀懷祿之情
豈不堪拜揖於上官將以受約束於下執竊以難莫
難乎使之為宰能不能者皆自其人野王之請試長
安薛恭而僅理栗邑盤根然後別其器朝歌有意於
除姦美稻不可為之糞袁甫惟求於治劇雖事之繁
簡或異亦材之大小不同某誤著青袍濫紵墨綬不
能操刀使之製錦未嘗登車何以獲禽僅若落陽山
以尹鼯猿焉可治都昌而化豺虎第綱繆而結轔徒
奔走以抗塵河陽號一花縣潘安仁豈于微官而敢
陋彭澤為五斗粟陶淵明或以小兒而見羞矧廢置

之際未免鄰城之嗤而進退之間或遭長官之罵誰為之地願出其門茲蓋伏遇某官氣養^起浩然道識其大者振鶴鸞之翼而騫翔禁路垂虹蜺之光以熠耀清朝我馬之維駒維駢維駱維駟曾屈諮詢之間甘棠之勿剪勿伐勿敗勿拜將形聽斷之思賜環行補於公卿推轂未忘於官屬某敢不班揚明令敬服常箴惟學道切慕於絃歌而奉法願寬其轡策獻梅花之賦敢期直指之稽誦木瓜之詩當盡厚報之意其為欣抃曷既敷陳

上提舉啟

隨牘遠方始結綢繆之語參名下吏敢辭奔走之勞顧一介之賤何與齒牙然千里之間可無面目敬將毫楮薄露襟悰惟墨綬之職掌在理人何縉紳之士或圖矯俗彭澤之意在酒而常欲其醉勾漏之求以丹而非為乎榮感田園賦歸去來竟作柴桑之隱慕神仙著抱朴子終為羅浮之游仕不仕皆在乎今自今豈同乎古某始辭捶楚聊欲絃歌慨然慕前賢出處之優游嗟乎為俗吏俯仰之牢落幽尋默釣將有得乎荻竹之間擣藻流聲豈無意乎桃李之下且公事雖為可了然人情恐綰不堪府官之貴以至于

免冠督郵之見而羞其束帶則進退於時不苟而行
止非人所為幸有使家特為道地茲蓋伏遇某官
道方而實事德博而器宏高騫禁路之羽儀聳作南
宮之眉宇辭漢庭而出帳指閩嶠以張樽皇華之六
轡如繡如絲暫屈周爰之間洪範之八政曰食曰貨
獨持綱舉之權行將見其賜環猶未忘於推轂某敢
不恪遵科教敬服官箴實深畏於簡書願少寬其轡
策雖未能經術以飾事豈不知法令而為師懼曲阿
之烹不苟求左右日至之譽聞任延之戒當无失官
長善事之名瞻詠攸深敷宣罔既

上提舉啟

一行作吏未免塵埃之間千里投公可在文字之外
情無以見辭得而云恭惟某官海內貴珍天下慕
恃簡實粹精章明闕偉以全乎器汗瀾卓踔鑿法澄
深以蓄乎文仲山甫補袞之工何有於闕柳公權因
筆以諫先正其心雖雷電之下欲隱其名然風雲之
際必期所遇方攬轡有慨然澄清之志故皇華歌周
爰咨度之詩既下車而邈孔融用為故事特置榻以
待徐穉必有斯人公門以開仕路可進某官失乎
拙窮若之何富貴苟無相忘貧賤有所不棄春秋贈

機義錄

以華袞敢求一字之褒。塵埃拂其舊冠。豈無三日之月珠或不保石火改也。

侍

上提舉啟

滕大老

望數仞之牆已遂掃門之幸。進一簣之土敢希平地之功。豈意夤緣之適時。切喜扳援之有日。輒殫烟幅仰瀆高明。切以君子樂於成人智者。惟能乘勢過時而發。雖勤而何益。莫為之先。雖美而不彰。蓋木雞不鳴。則殆符无應。而明珠暗投。則祗以見疑。誠機會之難逢。致差池而莫偶。念時哉難得而易失。當賢者並蓄。以兼收苟於斯無計以自謀。將過此何階而可進。

事豈不求而自得。時所當然而後言。伏念某螢雪餘生。簪紳未裔。幼襲一經之訓。長叨寸祿之延。有虧三徑之遺風。尚乏二松之餘韻。栖遲偃仰。敢辭州縣之徒勞。振發滯淹。必藉王公之借勢。望期攷勑。而入仕未免碌碌。以因人壁上懸梭。猶有心於變化。溝中斷木。亦或冀於青黃。儻蒙先達之知。不在衆人之後。恭惟某官英賢粹美。盛德兼容。職舊佐於成均。復著蕃宣之效。心常在於禁闈。暫膺榷筦之司。擅吾道之津梁。湛人材之冰鑑。風采想聞於天下。雌黃出自於口中。顧推轂以無遺。致采葑而未棄。寸長可錄。宏量并包。

補遺卷之三

某從役下風承恩有地賢十從事敢希劉氏之書得
百斤金豈若季生之諾自慚季路之率爾敢希夫子
之喟然儻辱負天下之望為之前焉當圖酬國士之
恩不敢後也其為占叙罔既敷宣

上監司啟

李龜齡

逢王者之運五百歲初妄意於功名濫太常之第二
十年終未離於窮凍侵尋老境偃蹇半生已自怪其
衰遲人皆笑其迂濶分歸林野退隱耕樵直緣斗升
尚累出處踰足千里餬口四方鶴被傷以歸人鵠無
依而繞木寂寥誰與躡躅自憐此蓋伏遇某官以
廢棄之材飲吳人之羹皆出保全之賜

上監守啟

虞友文

仲山甫將明之才佐有虞氏光華之澤發姦摘伏蹈
前世之英規急吏緩民得古人之妙政聰明畢照妍
醜不遺而某猥以庸姿辱在使部非楚國之寶宜為
廢棄之材飲吳人之羹皆出保全之賜

城聯壤接未諧拜履之恭山俊斗瞻願預執鞭之列
敢忘愚陋妄意扳援切以遭逢今古以為難遇合夤
緣之有_日一言動聽或交堂下之歡三語見知有辟
府中之掾聞歌舉以為相_通舊致_以登門皆因所自
而然未有無因而至矧惟桑梓偶生匠石之園未委

擢第錄

溝渠敢冀犧樽之飾伏念某才疎技拙運蹇數奇兩
薦賢闕偶成蠅於誤點七舉禮部復為鷁之退飛屠
龍豈意於成豨畫虎徒慙於類狗強顏拜命俛首懷
慚仰事俯畜而無謀朝營夕計而愈切疾呼望其救
也仰首湖南之丈夫以禮羅而致之妄期洛北之處
士儻辱知於先達當自奮於衆人恭惟某官魯國
真儒漢京循吏教分寰舍嘗駕說於諸儒職贊容臺
多決疑於羣議踐揚滋久聞望日隆上通黼宸之知
式畀股肱之郡誠非外黠實欲試肅果不同而報成
遂移封而增寵解舊章而佩新印精明愈見於旌旄

由上里而守隣封榮美有踰於錦繡攀轅卧轍方切
去思昔袴今襦又歌來暮伫當流澤於西海豈容歛
惠於一方由刺史入為三公並觀遠業熙帝載使宅
百揆大慰輿言某慕義飛馳矢心踴躍眷言叔父獲
陪硯席之餘曩侍廣文叨預朋游之末爰憑宿契輒
貢菲詞伏望盛德矜愚高情悼屈哀之命也不哀之
命也係通塞於我公由乎人哉不由乎人哉肇造化
於今日

贊見丞相啟

李獻之

滕國為氓曾受一廛之地孔門請教久依數仞之牆

限居寂寞之濱阻望榮煌之座草茅之賤庸敢登大人之門桑梓之恭固宜修邑子之禮幸垂一盼以慰平生伏念某繩樞甕牖之家布衣韋帶之士行年四十而不足畏老將奈何誦詩三百而奚以為愚已太甚風塵十載萍梗四方窘京師桂玉之資厭太學虧鹽之味田居谷口不能效鄭子之耕家枕水濱未暇學任公之釣沈迷筆硯潦倒場闈曩歲專經曾一叨於禮選比年應賦嘗兩預於計偕屢陳鄉老之書盡出先生之教趨神京之丹闕方幸息肩望相府之黃門再求覲面恭惟某官才不世出道與時行為青

天白日之明人皆共覩拱太山北斗之重世所具瞻作帝股肱為王喉舌重念江濱之寒士昔叨門下之諸生遺簪墮履之微想憐故舊枯木朽株之賤諒借先容狂斐成言惶俟命

費見樞密啟

周元駒

執鞭而慕晏子夙懷景仰之誠通家而見李膺未遂瞻依之願欲布腹心之蘊敢修咫尺之書恭惟某官一代宗儒三朝元老尊主庇民之術本自得於詩書憂國愛君之志獨上觀於日月當二百載中天之運正一千年際會之期精神會聚於一堂樽俎折衝於

攜器力金

腹隱

夷

萬里凜乎廓清四海之氣慨然洒掃九廟之心天之降任是人夫豈苟而名耳道而將廢也命則可卷而懷之忍阿婦以取容甯遠巡而遠去與譖讐讒傷職錦之易成斯文在茲望日暇月而安鑿浮議不攻而自破大節欲蔽而愈光身雖落於江湖名益尊於星斗仰容光之必照終見覲之事消謝公合起於東山申伯暫藩於南土五侯九伯已專鉞鉞之征一日萬幾即正鈞衡之任伏念某材惟劇陋命以數奇相友漸摩初未能半袁豹之學宦游毀譽固已萃一王尊之身幸郭外五十畝之可耕況家藏三萬軸之猶在將

以奉親之餘日退然挾策以自娛若夫功名敢懷僥倖重念析薪之業懼貽肯蓑之羞宗緒已衰誰謂臧孫之有後門牆在望自欣嵇紹之不孤惟盛德無愧於古人而高誼遠出於流俗惠顧前人之好賜以撫存庶幾不肖之蹤永有依怙秋令既杪霜威尚嚴願於寢味之間益謹保綏之福

贊見太守啟

林清甫

與我共理惟良二千石請賀上天子之得賢還贊而見者凡三十人復喜東諸侯之待士漫刺猥干於典謁短牒仍玷於記曹觀慕益崇游揚無已恭惟判府

擢第錄

都運中大先生氣剛以真智遠而明聞高北斗之一人榮擢東方之千騎蒲城風月猶記平分薄海溪山盡沾舊識清香凝於燕寢高春坐於鈴齋秋夜南樓興亦不淺蓮花綠水人以為榮新成桃李之蹊屬在桑梓之國幸少垂明府之鑒試靜聽賤子之陳嗟某之貧為世所擯出門笑長安之樂去國從太學之遊十六年朝蘿暮鹽獨無嫌於窮鬼五十卷撐腸挂腹竊有愧於古人已甘白屋之下流豈料青袍之誤著對策深慙於鄒桂牽絲猶待於齊瓜顧生涯猶待於肆習之中念宿好詎忘於僥倖之後自第憐於寒畯

誰肯望其姓名茲幸承地主之恩遂擬造門生之列
龔黃之治可以比願事大夫之賢周孔之政何其多能為刺史之吏

贊見太守啟

林豈塵

千騎而在上頭方請從東諸侯之後百僚而計下吏徒冀蘇大君子之前顧知己之可伸敢探懷而有獻恭惟判府侍郎道識其大者文出於粹然聲華赫奕而天壤與俱風度偉明而文物超異登孔門七十子獨顏氏子之學其殆庶幾試漢庭百餘人擢公孫宏之策以為第一履仕宦之途以行其志據功名之地而

無其難其在今日館閣庠序事業之發揮是皆平日
檠室研席文字之張弛操天下之重自任其如此將
盡攬經綸有用之材雖臺中之評人反以為傾焉夫
誰折剛直敢言之氣蓋其忠鯁舌在而不畏強禦彼
則姦憸膽落而曷肆欺謾君何厭承明侍從之勞人
彌瞻詞人岳牧之用棠陰屢徙竹使幾分不須置水
一盂而清節自高況有對月兩章而哲情歛見閑閒
有令乃修於庭戶之間政事無雙又在乎篇什之外
吳越之風流不減元白荊潭之酬唱未許裴揚豈晨
香暮火暫伴於清閒故皂蓋朱幡復煩於共理且心

之樂不樂而一境之關喜懼刺史以為大丈夫之榮
然身之用不用而四海之係重輕天子則曰真宰相
之哭咄正轄位頻虛于左右宜鋒車趣下于東南某也
毫髮無所長公之牙頰不足置諸生頌而不敢齒頃
嘗慕太學何蕃之文數月致之以為才焉敢望東都
溫生之禮屬在桑梓之國獲遊桃李之蹊苟富貴未
必相忘則貧賤所在不棄於酒掃應對進退之末此
固小子之所當若中和樂職宣布之詩愧無軼材之
可作如其喜躍得所依歸

贊見太守啟

卷四十六

主
鄭明舉

擢第錄

旌麾夾道榮膺千里之權、蓬華面牆幸受一廛之託。聞風已激於頑懦抗禮或際於光華快平生願見之心、攄方寸盍言之志某才疎技拙運蹇數奇久園壁水之橋采芹自若累躍桃花之浪點額徒還百步穿楊變巧成拙三年刻楮似是而非臚傳旅拜於軒墀選列自分於涇渭本同末異俄興泣於練絲影與形殊或驚疑於夢枕捫心負愧俛首何言致無儋石之儲益嘆儒冠之誤偏親侍養絕升斗之祿以為資衆稚啼號無尺寸之膚而不愛飢鷹未飽而側翹人孰憐之駿馬誤筆而成形事或偶爾死灰有復然之理

寒谷資可假之春恭惟某官道大氣洪德高業鉅種學績文而名振蘭省橫經論道而師表儒林密勿有謀進陟樞衡之幕記注入侍升聯禁橐之班暫離簪筆之坳出任剖符之寄誠非外黯姑欲試蕭暫昇近藩尤見上心之倚注引臨秘殿又聞天語之丁甯仁觀五月而報成豈久一方而歛惠君命召矣願停挺駕之轍我公歸令立置調羹之鼎某猥居粉社竊庇棠陰輒伸狂斐之詞少展趨承之贊破釜敝帚自慚棄物而人遺直鑄蒙鏐尚冀大賢之器使

投文贊見太守啟

趙承之

未吐一言孰知謾蔑既聞三語方得阮瞻辨豈其所好哉辭蓋不可已也儻聲名之素隱或地位之本微苟不少自激昂何以驕蒙識察況以庸庸之質參乎糾糾之聯宜毋諱於喟嘯用少通於悃愞阜螽跳躍雖未出於草間謬颺呼鳴切有求於門下顧賜燕閒之頃粗陳約結之私伏念某積習至疎賦授本狹家世傳於軒冕兄弟襲於綺紝北阮之緒偶貧獲安藜藿大耿之才最劭獨並科名實僥倖於蓬生頗旁緣於河潤相輝華蔓原分棠棣之陰並舉壇篋屢賡伯仲之唱顧雖率爾時亦斐然重惟偷懦之資素乏卓

肇之譽仕緣昏構職在橐鞬已取攢於清流敢自夸於才語縱嘗得句誰寘錦囊每欲著書輒憂醬瓿切低徊而自悼因棄置而不為然擊筑屢聞不無技癢敝帚何用尚復家藏茲緣際會之殊獲齒走趨之賤拜塵滋久受教實深夙慕李公既容為御況逢夫子或許言時用忘固陋之羞輒有芹羹之獻汗如雨出背若芒生恭惟某官玉振金聲周情孔思負人倫之藻鑑為學者之宗師雖游夏淵源莫能措擬而羊何等輩亦許唱酬輒塵骯骯之文上聞高明之聽伏願哀憐固陋闇略僭踰慙其平日之無成察其初心

播芳大全文粹

之所向、雪車冰柱、敢求當世之名。木屑竹頭或効異時之用、謹訶所逮、俯伏以須卑情、無任慚覲惶懼之至。

早起研朱取明寫本勘誦逾午甫畢

十月十三日董庵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十六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十七

上啟

贊見教授啟

唐清臣

威鳳景星已快爭先之睹、泰山北斗幸酬仰止之心。
久欽附驥之誠、茲遂攀龍之願、輒修尺贊、聊叙寸悰。
竊以傳道授業、惟其師化民成俗、由於學陶鈍成利。
而質無留礪、操曲為直、而材必中繩、自非學者之宗。
曷畀師儒之選、招諸生而立其下、皆賴漸摩、取一人
而拔其尤、悉歸教育、恭惟某官游夏淵源之學、孟
荀羽翼之師、川媚山輝、夙蘊珠璣之美、日光玉潔更

擢芳苑錄

多繕繪之文、發藻賢闡青錢累中拔章、宸陛丹桂高攀暫淹黌舍之談經會進玉堂之視草、光騰分野應千里之文星霧蓄襟懷布一城之教雨、仁見綸言之迅召未容鄉校之人留、某豈意微蹤獲贍丘矩負畫虎類狗之態無毀瓦畫墁之謀鉛刀尚冀於陶鎔駕駕猶資於鞭策與其進也庶銷學圃之心從而師之願預搢衣之列

贊見縣宰啟

崔魯卿

百里字民久服神明之化、一壘受地未修桑梓之恭茲執贊以踵門敢因文而見意恭惟知縣學士先

生用儒飾吏以道覺民蘊藉乎前輩忠厚之風騰踏乎中原太平之日冲襟雅量渺萬物而隘九州筆陣詞章掃千軍而流三峽才無施而不可治所至而有聲金馬玉堂盍升華近銅章墨綬暫屈承宣惟同鄉凋瘵之餘賴單父循良之治公私兼富何必去珠而復還刑罰不施自可鳴琴而坐治四民咸樂於善政一同如在於春臺聞武城之絃歌已凝嘉績作商巖霖之雨行振祖風某鉛槧小儒簪裳墜緒幸不習農商工賈之業粗知求仁義禮樂之原覽惠子之五車推鋒彌苦破少陵之百卷下筆愈難未能自致身於青雲

擢第錄

何以慰倚門之白髮人方共棄志乃益堅故欲見天下之英豪庶可卜終身之窮達幸託部封之內獲依師帥之賢念勢隔於雲泥終未瞻於山斗茲者不知其貧賤率然進拜於光儀李元禮之龍門獨高客接許子將之月旦更在品題情悰欲言楮毫莫既

贊見縣丞啟

黃子才

一廛同井每懷葵藿之心九里漸河密托粉榆之麤論交夙佩於傾蓋向風切慕於執鞭幸許登龍敢希附驥恭惟某官山亭流派魏國傳芳藉七葉貂蟬之貴而自視歎然摘百篇錦繡之文而咸推作者藍

田松竹嘗助吟哦畿邑江山悉歸詞藻德高里閈所居盡仰為仁人治表縉紳有識舉揚其善政四海雁列萬里鵬搏州縣之職豈久徒勞公侯之後必復其始牙籤萬軸家傳豈在於滿籯蘭玉一枝門大當容於駟馬益新闋閱煥寵鄉邦某遇合歷年服膺有日自維旅退旅進屢勤公子倒屣之迎仰期三沐三薰當効門人摶衣之請輒修尺贊聊表寸誠伏望宏量矜愚深情悼屈未酬宿券敢伸瓦礫之投猶冀餘波俾脫沙泥之死為幸多矣何日忘之

起居秦丞相啟

劉韶美

搖櫓文集

孤城退守越在天涯、潭府具瞻邈然雲表視仙凡而
有間、問茵鼎以無從、天地之正氣在人、自有開闢陰
陽之妙、君臣之嘉會以德固宜感格神明之休而況
忠信城池外閑宗社仁義膏澤兼濟華夷以茲超軼
之勲宜獲盛多之福某官誠參覆戴謀合聖神行
孔孟之微言立伊周之難事當機會未分於禍福以
身任之自戒衣馴致於和平其心勞矣緒餘及物炳
煥如春未聞草芥之微不在陶鈞之數某天資庸陋
門緒凋零蟬脫塵沙之區蚊負丘山之惠尚歎九霄
之迴絕恨無兩翅之高騫當春令之融怡阻台驪之

問訊治心養性固知出造化之深機為國與民豈敢
廢興歌之善頌

起居秦丞相啟

鄭敦夫

百官歛板曾陪東閣之後塵上相提衡偶忝南州之
半刺得非所望嘉不自勝辭履鳥之未幾戀門牆而
彌切恭惟某官孤忠許國一德享天凡父自生民
以來阿衡任天下之重節義出處神明扶持兼全夷
夏之生靈坐致君國之晏樂觀風雲之際會度越古
今盡日月之照臨咸歸陶鑄某自憐鯀士素賴鴻鈞
惟先人曾蒙抉擇之私故賤子得與提攜之未幾三

山之節鉞可謂顯庸余百指之妻孥皆合飽煖丘山之賜骨肉已銘眷惟商律之正行緬想化機之多暇兩儀並贊百順咸宜善頌惟深陳言不既

起居丞相啟

周茂真

竊叨大造獲佐郡條仰戴仁人猥霑祿食念居官之既久蓋揣己以成慚幸與斯民各得其職咸識升平之樂一無患苦之虞凡此所蒙未知為報徒勤夙夕以赴事功曷有須臾可忘恩紀顧惟無狀實深此心瞻仰父師夢寐牆屏獨于上下之分在所當嚴故惟咫尺之書不敢特進恭惟 尊居廊廟誠格穹祗陰

相其身厚介之福 某官學優孔孟道邁伊周得千載之時而志已畢行有萬世之功而古所未見而乃益為恭儉不自滿盈盛德有容小心事上輔皇圖於既固扶帝室以彌尊益致無疆之休永隆可大之業勲德若爾壽嘏稱茲某趨拜未期傾依尤切冀為廟社增輔寢饗上副九重之心下答輿人之意

起居昭文相公啟

宋祁

伏以函宇入安協氣翔舞四鄙弗竦九扈告成仰至治之日躋惟宗工之時久 某官茂總民極翊宣帝華奮之為昌言大猷歌之為六府三事是以方國騰

頌神明效祥載然棟隆屹若山立格高穹而底績暢熙載以無驛某遠布州條夙承公蔭身限江漢心馳門闈通謁未辰禱懇茲甚

起居沈侍郎啟

任子淵

飄零湖海嘗瞻莫偉之風、自致雲霄倏異等差之分。悵萬里音塵之隔勞八年寤寐之思寂無書郵候仰候記室顧難冒於法義、非自疎於仁賢義今茲守邦乃幸接壤承流宣化古循吏之可師、雖難分災大諸侯之足倚敢憑竿牘少薦悃悰恭惟某官器宇沈涵襟靈韶潤三科論事家傳既濟之風八詠裁詩世擅休

文之義出偶亨嘉之運超登華要之途忠言嘉謀日聞於內朝清德雅望風動於多士寵參大計茂著能聲栗腐錢流國有累年之蓄衣餘食足民無加賦之憂輶自九重屬當一面用慰具瞻之望即為登進之階將使海內均被其埏鎔豈但蜀中興歌於襦袴某受知有素懷祿忘歸晚年華迫西山之短景迂疎政術借東壁之餘光

起居葉侍郎啟

趙承之

驟達恩館遽易歲華川陸阻修既無緣仰瞻履舄置郵疎濶又不獲時候起居心搖如旌汗浹於背維春

攝芳錄

之仲左陽乃舒欽惟里第燕安、琳宮休暇神明相佑
哉穀繁多恭以某官迪德高明養氣閑太阜爾見
乎事業沛然溢於文詞、不肯吐剛而茹柔舉之者山
甫未嘗喜仕而愠已忠矣乎子文雍容大江之濱追
逐故鄉之樂父老迎拜正夸菜子之綠衣吏民聳觀
曾是玉皇之香案此奉賜環之召遂膺補袞之求其
嗟咄腐儒侵尋老境顧奉事以良晚荷察知之獨深
駁蔑片言了無僥倖山公密啟驟賜品題方深祭灶
之榮遽起戀軒之歎報將軍以國士敢自比於昔賢
歸故主人舊巢冀不慚於他日方畏簡書之守未遑門

館之趨願調護於寢饔益綏將於履福載惟約結靡
所究陳

啟舉八國郭龍圖啟

葉少蘊

伏承親奉朝言竭趨遼帳、違漆墀之鷺序、度朔漠之
龍沙、方履道途、諒疲筆轡、忠蓋固膺於神佑、興居倍
協於天和、伏以某官儒術宗工、士林宿望、行誼聞
於天下、智略奏於上前、慮切事機、議通國體、況寵臨
之在邇、屬行李之方勤、適在蟬炎、冀加頤愛

起居兩府啟

李成季

仰奉階之焜耀、目遠鈞庭、奉使節以周旋、身勞塵鞅

擢第金

稍易寒溫之序未修尺牘之書每思犯分以陳情反畏黷尊而取戾雖江湖之量無待細流之歸而燕雀之軀甯忘大廈之託彷徨茲久畏惕益深與其憇息而不言未若以誠而歸罪恭惟某官著龜舊德柱石元勲繼千載以有為躋四方於無競君子在位士皆樂用其才百姓既安民罔不同於善道行而政舉法具而官修百穀順成四夷內附在蕭曹近用不過鎮以無為如房杜淺能何所施其何業粵惟盛際允屬元臣三代可追不獨稱於兩漢大章繼作方有賴於一夔某其樗櫟散材墳塚惡埴猥切匠斲竊累陶埴

誓殫夙夜之勤不忘頂踵之報高秋在序福履是宜尚期寢餌之以時俯慰士民之所望

起居祕監啟

賀允中

藏室蓬萊唐館峻清華之望泰山北斗韓門極瞻仰之心倘慕義於一朝愈聞風於百世敢修竿牘少薦精誠竊以北辰樞極之庭東壁圖書之府天垂象以經緯聖作則以鋪張採掇無遺搜羅殆盡盛蘭臺之萃聚重芸閣之討論自三墳五典皆得其傳至諸子百家時各有用金匱石室之藏甚祕漆書竹簡之蹟猶存洋洋然儒藝之淵源廣廣乎聖賢之闡域幸斯

擢第金

文之未喪屬吾道之將興必得真賢以贊盛事恭惟
祕監先生受天間氣為世聞人學通古今而大醜
識造精微而自得一門鍾秀得非清白子孫二陸馳
聲端是文章兄弟自古得稱望姓殆今最號名家負
醜儒資已襲芳於詞伯真大手筆更增美於許公簡
在淵衷擢膺膚仕敷教法於江浙貳學政於成均大
有過人出其類則拔其萃故無棄物虛而往者實而
歸凡與門牆悉歸模範既聯華於冊府尤謹譽以擗
紳共欽元禮之聲名想見紫芝之眉宇不遂解顏之
一笑但知引吭以長鳴某蓬蓽生輒生岷峨冷族為貧

千祿既壯登科緣冒選於賢闈亦抗_願行於泮水潛心
自苦希董子之下帷用力徒勞類宋人之刻楮比捧
二天之公檄俾搜四庫之遺編誓殫聞見之私蒐有
涓埃之補望洋而歎撫己自驚顧惟朽枿之資遠託
慶雲之麌刻心竦慕翹首仰瞻操篩掃門未快登
龍之望因風奏記敢希附驥之榮

起居李帥啟

李成季

一違鉤坐再閱歲華久櫻俗吏之簿書幾_廢塵小夫之竿
牘盈尺之紙安能自寫其肺腸萬頃之波固亦不遺
於汙潦憂皇所載展轉益危與其自棄而不言孰

權勢大金

若以誠而歸罪恭惟 某官生民先覺盛世元臣吐辭為經鄙苟揚之未粹以道致主非堯舜而不陳經綸以四海為心進退有古人之節前功未就毅然待旦而行庶政已成率爾乞身而去楚資舊德作鎮別都時驅大府之旌牙坐肅昔遊之泉石腹心之託曾未聞於須臾天日之光常不違於咫尺精神相感寤寐不忘宜一德之有永乘三陽之並進為天下計必資良弼之才以我公歸永作生民之福 某素慙斐陋曲被陶成每輝十駕之勤愧乏一毫之補轍鮒得水雖竊幸於餘波_胡塞馬嘶風終不忘於故國限拘官

守阻造賓庭

起居帥座啟

楊萬里

望三光五岳之氣無日不仰於緒風隔千巖萬壑之雲此意獨馳於清夢亦知寓書莫如於覲面然非修辭何足以寫心未審中台之餘輝能照微尚之或否恭惟 某官孤忠貫乎霜日百蠻震乎威名當其立朝社稷豈徒於九鼎及其乘塞金湯不在於長城頃登樞庭頓起國聲使朝夕謀謨於廊廟則笑談整頓於乾坤惟其持方而入圓是以易間而難合初來洪府覺西山夾氣之餘清旋鎮荆江喜赤壁風流之未

攬轡大金

遠將克復神州之是恃何卧護北門之足云登庸之期跬步可冀某迂無所用老復奚為題慈恩之名要自是門生一人之數受新吳之邑獨後於屬吏半年之間尚憶拜公於道林嶽麓之時頗辱借譽於波濤雲霧之句雖前古所謂之知己未必有之故半生不幸於无曹得此足矣向者居中而未嘗密今茲在外而不敢疎此豈緣勢利而相求庶幾蒙肝膽之洞照其為歸倚罔既敷宣

起居李宣諭察院啟

高子美

天下澄清攬轡爭傳於孟博海瀨竊伏峩冠輒効於

不疑大勞交口之先容偶善一執而執手荷知云至俯已奚堪念違去於星驛俄薦更於月律敢僭置函之禮少伸賀廈之私恭惟某官直幹剛方沖襟凝遠蜚英聲於早歲躡清選於明時坐鎮柏臺森若在山之藜藿遠持繡斧竦然當路之豺狼恩言共篤於來宣本業皆期於自反律貪薄而歸忠厚變愁嘆而為謳吟皇皇者華風望已光於原隰肅肅其羽飛鳴已傳於雲天某蓬蓽寒生箕裘末學姓名誤塵於仕版功業難遂於亨途調職漢池帳舊都之悠邈擬司衡岳驚新格之變更將易地以求安賴依仁而克濟

自初攝局不靳提衡寬其逆旅之懷示以試人之漸
然曾參為孝義不忍於離親而毛義所縈心常急於
捧檄未容繼請何幸得圖不令單騎之冷官每看雲
起與洒一封之和氣又逐春來眷茲終始之恩永有
依歸之地青陽在序淑令已行宜倍保於粹明式茂
綏於福履願言之極敷述奚殫

起居憲使啟

李成季

講聞高譽雖懷仰德之勤奔走宦遊未獲依風之便
比叨屬部猥托巨麻將觀使節之華遂如昔日之願
恭惟某官器周物表識洞幾先早膺中宸之眷求

特委東州之廉按奉行邦憲方曲盡於恕心進對楓
庭將入參於近輔即期迎拜倍切懼渝

起居呂漕啟

張芸叟

早游西學曾奉光塵顧書謁之闕然獨瞻依之勤止
物華向晚歲序將更諒惟啟處之和允有神明之相
伏惟某官學窺聖闇心潛道樞傳孔孟之精微陋
苟韓之出入經帷策府先諸彥以登瀛使節皇華總
連城之攬轡矧茲汾晉介彼幽燕方聖主之憂邊簡
名臣而出少假阜通之績遂居獻納之榮并部正榮
邊勞方劇尚加調於吉履以前御於秦烹向德何窮

擣懷錄

擣懷莫既

起居提舉啟

張芸叟

向風之久為日已深去國飄然願莫伸於披覲登朝
藉甚聲已譜於流聞未諧牋記之修難盡傾馳之素
伏惟某官材優國器道炳儒珍博通今古通之宜兼
備員方之用上心乃眷早膺密勿之求民政是先出
奉澄清之使少需報政方伫疇庸將式副於僉喻遂
允升於華貫時寒在序歲晏將更諒視履以均和有
神釐而顯相冀尊顧養前御奉享善頌之誠文言莫
究

起居鹽使啟

趙德莊

繡衣直指有嚴攬轡之行弩矢前驅獨後望塵之謁
占星華之下燭偃風化以增勤恭惟某官天爵崇
高卿才偉秀據經綸事蓋七相五公之傳貫道立端
皆三代兩漢之作自拔茅而連茹爰盛飾以入朝直
弦恥比於曲鈎方柄果乘於圓鑿三仕三已非吾黨
之戚忻一死一生與善人而進退逮羣陰之殄弭稽
象正以來歸歲寒灼見於後凋晝日對揚於三接方
欣賈誼道宣室之鬼神豈意宗元違尚書之牋奏歎
虎豹憎人之遽偉雷風孚號之新任山甫以將明初

攬芳錄

未嫌於內外議李悝之強實富有任於本根少慰江湖之心。遄膺廊廟之拜某陸沈末路山仰大名蚤愧巫醫未適師傳之願晚從章服徒興俗狀之嗟。唯昔先君獲承汎愛撫歲年其既遠悵門戶之寢衰東里方孤正賴威嚴之霽山公猶在不知意氣之傾首夏快怡雄臺清簡願厚將於德履用俯答於輿情。

起居提刑啟

朱子發

警巡下塞常瞻燕凡之遙託問遠郵阻贊使臺之邃方秋歛物緬惟寢諫之和以德召祥當有神明之相恭惟某官哭識謹重風稜整嚴以德望自高以忠

義自處重恤威無鬯宣惠和民亡濫寃上所眷倚行趣密勿之地大展澄清之才某托庇最深詹風正邈祈精夙夜之眷仰對邦家之光

起居鹽使啟

崔德符

近馳單介輒貢柔緘屬大旆之載驅跂行臺而莫及第憑席疾置冀躡清塵諒乘隱凡之閑獲布戀軒之懇即日伏惟某官肅臨使部甫憇輶車履華月之載陽順生經而協吉竊以荆楚悉多於秀士屈宋殆有其遺風緬維攬轡之餘不乏濡翰之詠高情寓物吟成春草之篇妙思有神賦得青峯之句伊江山之有

助宜亥唾以增妍更期藹政最以上聞促鋒車而入
觀獻遼雲臺之奏^奏趨紫殿之班英譽聳乎朝端正
論聞於天下然後寵夢卜峻秉鈞衡某猥以朽疎辱
紓盼昧聯絲緝縷僅成骯骫之文舉秀韜瑕曲玷獎
題之目銜恩有素結戀無涯禱頌之情倍百倫等

起居運判啟

陳師禹

披風在昔嘗附英游嚮德於今莫追雅素徒有傾馳
之切均平鑒寐之勤歲事將更寒威正苦諒惟福履
栖有天和伏惟某官道直而方德恂以栗器備經
權之用學兼今古之長物議所歸眷宸心而久簡邊

儲方急持漕節以來臨雖出使一方未伸志略而朝
登三接可仁搏飛尚惟啟處之安加順節宣之養亟
登要路少副贍言

起居吉守啟

鄭敦夫

頃承畿邑託庇雲陰今停鄰邦密資河潤蹟雖云
幸會周旋蓋有夤緣恭惟某官學有家風才惟國
器飾吏事以經述結主知以猷為領袖百僚藹著端
方於棘位袴襦千里稔聞豈弟於棠郊行奉芝函入
陪荷橐某顧惟縣菲曾賴帡幪糜繫塵蹤冠履阻隨
於後乘跂瞻德宗襟懷順泝於長江朱夏正隆黃堂

多暇惟敷施於陰德諒翕受於繁禧

起居太守啟

崔德符

鄙樸無華罷軟不振日積簡書之畏居多簿領之憂
闕布私誠冒塵燕凡伏惟即日涉茲秋杪益練天和
坐嘯優游視履恬福恭以某官疏通成務豈悌宜
民閱義理以為多藹聲名之藉甚承流宣化日底於
成功增秩賜金行膺於寵教某猥幸微祿辱在下陳
實賴廕庥庶安孤拙

起居蘇守啟

王德立

夙擁旌旄異最已騰於蜀右載膺綸綺餘波將浹於

湖西凡屬庇庥舉增驩抃恭惟某官凝姿開爽種
學淵深文章克家挺挺有祖風烈行義厚俗顯顯為
聞人妙簡宸衷亟躋禁從翱翔瑣闈居多獻贊之
謀出納文章荐被直清之命未調鼎鼐聊寄藩垣宣
化承流諒益寬於幽顧處中當軸行即聽於登庸某
竊伏聲猷喜親教約遠跋尚遠謁高躅欲登拜而未前進仰
光塵顧飛緘之敢後

起居蔣守啟

李成季

少學屬文嘗起執鞭之慕晚從試吏濫陪入幕之遊
稍親閒燕之談良苦喧囂之役遽緣補外遂失依仁

鷁鷀一枝暫託蹤於美蔭鴻鵠千里徒絕睇於青雲
仰惟剗決之餘依有吉祥之助恭以某官識周萬
里學造大原以王佐而自期非聖言而不道躋賢科
而特起軼後躅以先馳彈擊百僚皂鷂橫漢澄清屬
部皎鏡縣秋優服使華增嚴帥領泉流六路半居天
下之利源_清瞻落諸羌獨出帷中之勝算重以儒林舊
德延閣親班未親日月之光屢從軍旅之政暫輟藩
方之節制用釐天府之浩穰初落筆以無留不閱旬
而稱治大黠卷舌情窮片言羣倫屏心首戴一尹方
久虛於近弼已密_凍東於上知意在本朝顧未伸其素

業天將大任宜永庇於斯_民某竦服誨言悵居官守
地遙望履心劇戀軒浩蕩江湖何待飛鳬之集低徊
燕雀終懷賀廈之歸敢乞勉為邦家精調寢餌

起居鄭守啟

行郵潤略曠馳歎啟之音大府重深徒仰浚明之德
茂惟鎮俗之暇克擁自天之休恭惟某官學際聖
真才高名世良二千石果膺治主之求課第一人行
見褒書之下某濫叨貳政護庇鄰封顧蘿瑣之坐拘
莫親高蹕_寢雖馬牛之不及尚借餘光參對未緣傾依
至切願保親興之美益介福綏之休

撫寧縣志

起居鄰倅啟

郭中行

督府關決愧非半刺之良擊柝相聞殊慶比賢之吉
徒有德公之辱尚疎記奏之勤逖惟燕閒休有協相
恭以某官器能通博風度醞深薦更寄委之繁夙
振清修之美豈茲別乘可屈遠圖仁顯效之寢彰副
公朝之明陟叶光御政和叔司方伏覩上為邦家精

調寢鍊

起居鄰倅啟

李子思

結好鄰邦幸及餘波之潤被官半刺限陪揮麈之談
月吉荐更郵音稍闕此惟副貳之暇動協神明之休

恭惟某官德宇淳深聲猷聳邁游刃久當於煩劇
宅心自處於高明某濫以散才謬當別乘鄉閭已熟
於風化治境又託於庇此麻仰德實勞馳心孔疚方應
鍾之在候宜吉履之順時伏願上為廟朝精調寢鍊

辛未十一月十三日自刑完夜宴歸檢賄鈔本
手校此卷

臺庵附志

指掌錄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十七